



棋手和他的女友

棋手和他的女友

肖 复 兴

棋手和他的女友

肖复兴

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展望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05千字 $5\frac{2}{3}$ 印张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7,9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15.12 定价：0.91元

责任编辑：刘进元

张 健

目 录

上部：从夏天到夏天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在火车上 | (3) |
| 二、合欢树下 | (15) |
| 三、一缸金鱼 | (26) |
| 四、一支钢笔 | (39) |
| 五、夺魁之后 | (52) |
| 六、记者采访 | (66) |
| 七、舞会之后 | (76) |
| 八、炎热夏天 | (90) |

下部：从春天到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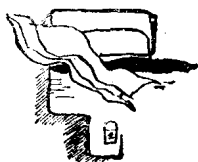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
| 九、如此重逢 | (109) |
| 十、一箱棋谱 | (124) |
| 十一、病中相会 | (134) |
| 十二、重返棋坛 | (145) |
| 十三、两段插曲 | (154) |
| 十四、古怪比赛 | (160) |
| 十五、特殊采访 | (169) |
| 十六、不是结尾 | (175) |

上部：

从夏天到夏天

同样都是夏天，却并不
一样。有的无比温暖，有的
炎热得烤人……

一、在火车上



开往P市的火车如同一头奔腾的烈马，喷吐着长烟，呜呜地吼叫着，撒欢地跑着，象是和谁赌着一肚子气。车厢里又挤又热。虽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，夏日的热风吹进来却仍然没有一丝凉意。车顶棚上的电风扇不知为什么一个也没开，都歪着脑袋，诚心和这些热得汗流浹背的旅客们斗气。火车刚刚在一个农村小站停过，上来一大群农村的老乡，提着鸡鸭鹅，一起乱哄哄叫着，为找座位，把车厢搅得更热闹了。一只长脖子、红冠子的大公鹅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，伸长脖子，昂昂乎地在人群中穿行，“哦哦”长啼，引起更多人的叫骂。汗。骂。嘈杂。鹅叫。……整个车厢，乱成一锅粥。

一个三十岁挂零的中年人肩上挎着一顶草帽，手里提着一个简单的行李，正迈过那只鹅向前挤去。车上空座位是找

不到了。他找了半天，见一个座位上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手提包，提包旁边坐着一个人，手摇芭蕉扇煽着风，正望着窗外。他便问道：“同志，这里有人吗？”

提包的主人头也没有回，毫不犹豫地答道：“有人！”

他抬头望望车厢前面。前面的人象涨了潮的水正往这边挤。没办法，挤到前面也不会有座位的。他索性把行李扔上行李架，把那个手提包往里挤了挤，座位上露出一点皮垫子，他的半个屁股总算挨在座位上。

手提包挤着了它的主人。那人生气地回过头，声音挺响地冲他叫道：“告诉你有人没有？还往这儿挤？”是个毛头小伙子。

他摘下草帽煽煽风，客气地说道：“人太多了，挤不过去，等人来了，我再起来！”

不知是因为他说话客气，无法挑剔，还是因为别的原因，小伙子不言声了，眼睛顿时睁得圆圆的，怔怔地望着他，显得分外惊讶。

他被小伙子看得有些发毛：自己身上什么东西引起小伙子这般注意？莫非是手中这顶破草帽？帽檐上“五七干校”四个大字褪了色，毛了边，却依然挺显眼的。要不就是自己这已打着补丁的破的卡裤子？汗碱渍得发黄的白的确凉衬衫？谁知道？他愿意看就让他看去吧！全是这六年干校生活的纪念。上山伐木，下山喂猪，月亮地里割高粱，带着冰碴儿收豆子，……睡在凉炕上，吃着苞米大楂子，喝着带草叶的河水（他管它们叫做金子饭，龙井茶）……裤子上的补丁还是那次放牛，被那头生牯子的尖犄角顶的，顶得他大腿鲜血直流，半天没爬起来……唉！该吃的苦都吃了，该受的罪都受了。这个毛头小伙子懂得吗？想象得到吗？

小伙子还在望着他，眼睛眨巴着。这个中年人，对他是那么眼熟。虽然，岁月的刻刀在他的脸上雕刻出几道深深的鱼尾纹和抬头纹，可是他那瘦削的身材，瘦削的脸庞，眯缝得略显近视的眼睛，厚厚的阔嘴巴，并没有变。真是太巧了，七、八年没见到他了，莫非在这里真的遇到了他？

小伙子把提包拿了下去，放在自己的座位底下，让他往里坐：“您往里坐坐吧，怪热的，别挤了！”

小伙子突然的热情，一变冷冰冰为笑盈盈，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。

小伙子下定决心，要问个究竟，便递过一支香烟，替他点着火，说道：“您是不是姓欧阳？”

他一愣，燃着的香烟烧着了她的指尖。

“没错！您就是欧阳民！当年的全国象棋冠军！”

小伙子的声音真高，把坐在对面睡在妈妈怀里的一个小姑娘惊醒了，她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望了望他，似乎在责备惊破了她的好梦。

小伙子还在叫着：“没错，您就是欧阳民！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计永年的儿子计小鹏呀！”

“计小鹏？”

他望了望他，他看见小伙子的瞳仁里闪着期待的光。小伙子正急切地等着他点头呢。可是，他摇摇头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不！不是……”

小伙子有些急了：“怎么会不是呢，您忘了，那年下棋比赛时，在大棋盘上是我给您挂的棋嘛！您是和我爸爸争冠军嘛！我记得一清二楚！比赛结束，你得了冠军。中间休息时您还跟我杀了一盘呢！不过，大概您看我的棋太臭了，只下了半局就回去睡觉了……”

小伙子大概太激动了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而且说得有声有色，把四周的不少旅客都吸引住了。那只鹅还在跑，主人索性抱着鹅挤过来听。顿时，无数目光如聚光灯一样聚集在他的身上，象是在观望着一个从火星上来的人呢！他被看得怪不自在的。

小伙子还在喋喋不休，真有一股誓不罢休的劲头：“没错，我认出来了，您就是欧阳民！”

他听小伙子的话讲完了，静静地说：“不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什么欧阳民！”

小伙子失望了，脸上兴奋、激动的神彩一下子象被风吹得光光的，遗憾地摇摇头，嘴里咕哝着：“真是怪事！认错了人？怎么会呢……”

人群中嘈杂起来，议论纷纷：“认错了人，常有的事！”

“要真是全国象棋冠军就好了，跟咱也下了一盘，多有意思呀……”

他默默地听着，没有讲话。

看热闹的人散去了。小伙子还没有死心，依然盯着他。突然，小伙子从座位底下抽出手提包，“哗啦”一下，打开提包，里面掉出一大包象棋子儿，圆圆的，红的，黑的，闪着光亮，滚落一地。他下意识地一弯腰，想去帮小伙子拾起棋子。可是，他的手马上又缩了回来。他的眼睛刚刚燃起的一点点火苗又熄灭了。这暂短的一瞬，没有逃出小伙子的眼睛。他似乎坚定了自己的信心，没顾得捡棋子，却从手提包里掏出厚厚的一个大笔记本来，“唰唰唰”地翻动着，翻到一页，递过给他看，说：“您看，这是当年那次比赛时的照片，登在那一期的体育杂志上的，您看棋盘边举棋子的不是您？”

这是一个贴着许多剪报的本子，他没有接，只瞥了一

眼，照片照得相当精彩，是比赛的特写镜头，一个年轻人正举起棋子，准备伸手安放，他眉宇间充满着深邃、智慧的神彩，那举手安放棋子的劲头，象有千钧之力，棋落下便要落地生花，不是掘开敌营，就是要擒住对方的老将呢！抓拍的镜头不错，够味儿，带劲儿，他望望照片底下一行小字：摄影记者——邵玫。这一行小字象针，刺着他的心。他闭上了眼睛……

对面座位上的小姑娘已经从妈妈的怀里跳下来，正把棋子一个个拾起来，交给小伙子。接着，她又凑过来，小脑袋挤在本子上，望望照片，望望他，说道：“叔叔，真象你！”

声音真甜，象含着一块水果糖。他睁开眼睛，这才注意到这个小姑娘。她长得挺白净、漂亮，红扑扑的脸膛，两个动人的小酒窝，象个小天使。真是个好姑娘。他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

小伙子指着照片还在叮问：“您说这是不是您吧？”

他仍然摇着头，固执，坚定。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好象所有的激动、兴奋，或者一丝笑容都凝固在他的皱纹里了。

小伙子彻底失望了。他把本子和棋子塞进手提包，用脚把提包踢进座位底下，长长叹了口气，托着下巴，倚在车窗前的小台桌上，不说话了。不一会儿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在想着心事……

难道小伙子真的认错了人吗？

不！没有。他的确就是欧阳民，当年的全国象棋冠军。他也认出小伙子就是计永年的儿子计小鹏。十几年前他给自己挂棋时，还只是个十一、二岁的“红领巾”，如今都长得这么大了。他是从哪里来呢？大概象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是插队了吧？从农村回城市探亲吧？他爸爸呢？现在干什么呢？……

欧阳民脸上平静，心里却翻腾着暴风雨。不过，他不愿意认他，也不愿意告诉他自己就是欧阳民，更不愿意去想他的父亲计永年。不愿意！一丝一毫都不愿意！那会引起他的痛心、苦楚的回忆。完全没有必要了！棋已经伤透他的心，往事不堪回首，他已经下决心不再摸棋子，决不再回顾往事。

可是，现在，往事已经袭上心头。

临离开干校前一天，干校的老校长，原来棋队的领队老于头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招呼他进了自己的小茅屋，从土炕的草席下拿出一副象棋，说：“欧阳民呀，你总算熬到头了，可以回去了。不管回去干什么吧，总算回去了！”他望望棋子，又望望老于头，这个当年和自己一起进了专政队，黑帮班，一起剃过阴阳头，唱过黑帮歌的老伙伴，一时百感交集。老于头摊开棋盘，说道：“多长时间没摸棋了？”欧阳民伸出手指：“六年了！”“我也是六年了！今天咱们开开斋！这副棋还是我偷偷摸摸在来干校之前塞进行李里带来的，要是当时让他们发现，这又是新罪过呢！现在，不怕了，天高皇帝远，我是干校的校长，我就是皇上！咱俩下一盘，下完了，棋你拿走，留个纪念！”

欧阳民痴呆地看着老于头把棋子一枚枚摆在棋盘上，那“啪啪”的声音，一声声敲在他的心头。他望着棋子，觉得象望着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人——仇人，激起的感情愤恨多于沉痛。这些车马炮……一个个棋子，曾陪伴他多少个日日夜夜呵……如今？他不敢想了。不敢想那过去，也不敢想如今。

“来吧！”老于头在招呼他。

他坐下了，伸出手，在微微颤抖。手指触在棋子上，显得有些冰冷。他轻轻地把棋子一胡撿，把棋盘折上了，然后

叹了口气，对老于头说：“算了吧！别下了！”

老于头摇摇头，双手按住他的肩头，缓缓地却格外有力地说：“干什么不下呢？下！下吧！我就不相信，流传了这么好几百年的棋，会永远不让下了！”

老于头说罢，把棋盘摆好，把棋子一枚枚又摆好，然后招呼欧阳民：“来！”

这一个“来”字，说得果断，让欧阳民不得不坐下来。他知道老于头的脾气。当然，他更懂得这一个字的份量和蕴含的心意，他只好坐下了。

“红先黑后，输了不臭！我先走了！”老于头说着，自己呵呵笑两声，先拿起炮，走了一枚当头炮。欧阳民笑不出来。他知道老于头是故意把气氛搞得轻松些。他也拿起一枚马……

棋下完了。很慢。似乎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。这哪里是在下棋，简直是象老牛拉破车，而且是在一条风雪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行走。生疏了，荒废了，十几年心血倾注在棋盘上，现在他摸着每一枚棋子，手和心都在发颤。老于头看出他不平静的心境，感叹着，棋子常常走错了位置，不是把马当成象，走了“田”字，就是把小卒当成车使唤了。两个人哪里有心下棋，棋子在他们心里都拖出一件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呀！这盘棋下得真累，身和心都疲倦了。最后推盘告和。谁能胜呢？谁也胜不了，都是命运的失败者。

“算了吧！”老于头把棋子收在盒中，递给欧阳民，“送给你留着以后好好下吧！什么时候日子好过了，咱们再重新下一盘！”

欧阳民推开棋盒，说道：“老于，您的心意我感谢。今天这盘棋是我的最后一盘棋。我回去以后，干什么都行，就

是不摸这棋子了……”

老于头点着头：“我理解，棋伤了你的心！可是，不必这么悲观！也许有一天你又想下棋呢！”

欧阳民嘴角一拧。想苦笑却没有笑出来。

老于头把棋塞在他的手里，说道：“拿着吧！拿着吧……”

他推托着：“算了！还要它干什么？”

老于头被他这格外伤感的话说得也有几分伤心。他拍拍棋盒：“别这样！别这样！世上不恋黄枝恋青枝，你还年轻呵！起码留个念想儿吧……”

欧阳民不好推托了。他收下了棋，捧在手里，却显得格外沉重，又显得如捧火炭，烫得很。

离开干校，和老于头握过手，挥过手，分手之后，欧阳民向火车站奔去。走到干校地界边的一条小河的时候，他从提包里掏出棋盒，闭上眼一咬牙扔进了河水中。河水不深，流得也不急。棋子从棋盒中滚落出来，一枚枚，都飘在水面，光是打转，就是不肯离去。欧阳民望着清盈盈的河水，眼泪禁不住打湿了眼眶……

现在，他的眼泪禁不住又要流出来了。他知道，对面的小姑娘一直在注意着他。他用大草帽使劲挥动着，热风，吹来的是热风，止住了他的泪水。他望望小姑娘，正好和小姑娘的眼光碰在一块儿。他感到一阵心跳。他想起自己如果有孩子，现在也该象这小姑娘一般大了吧？他不禁低下头，问着小姑娘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小姑娘很调皮，她望望身旁的妈妈。妈妈长途旅行，大概太累了，倚在靠背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小姑娘又转眼看着欧阳民，一翘小鼻子，反问道：“你猜猜！”

欧阳民不知为什么，很愿意和这个小姑娘逗着玩。也许

只有和孩子在一起，才能把那痛苦的往事一扫而光吧？他故意眨眨眼睛，说道：“你叫蓉蓉？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那叫小红！”

“也不对！”

“那么叫英英！”

“更不对！”

小姑娘咯咯地笑着。欧阳民也笑了，“我猜不出来了！”

小姑娘说：“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叫小悦萍！”

小悦萍！欧阳民愣住了，笑容立刻变成了惊讶！她也叫小悦萍！悦萍呀，你现在在哪里？现在怎么样？刚刚抛开了关于棋的回忆，现在又勾起了有关悦萍的回忆。越不愿想什么，越是来什么。命运在诚心和他作对。有人说，只有弱者才回忆过去，而强者是不回头看的，只管朝前走。他不是强者，而是弱者。生活永远在折磨着弱者。他痛苦地把草帽遮住了脸，不再讲话了。

“叔叔，你怎么了？”小姑娘跑过来，扒开草帽，在问。是个多么懂事的孩子呵！

“没什么！我头有些疼！”欧阳民望望小姑娘，轻轻地说。

“我妈妈这里有十滴水，~~你~~要吗？”

“谢谢你，没关系的，我不要！呆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列车在“咣当咣当”地朝前走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已经暗下来，车厢内几盏昏黄的灯眨着迷蒙的眼睛，灯罩上落着厚厚一层灰。车窗外掠过一团团树影，前面是一片黝黑的田野，远处能望见几点亮光，不知是星星？还是灯光？车在单

调地踏着同一个节奏行进。车厢里显得凉快一些，也安静一些。有人在睡觉，那只长颈鹅也缩下脖子，在篮子里打盹了。欧阳民闭着眼睛，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。他的心怦怦地跳动和列车轰隆隆的撞击铁轨响声交织在一起，都是那么沉重。

小姑娘望着车窗外。世界上的一切对孩子都是亲切的、新奇的。她是幸福的，她还没有到心中装着痛苦的年龄。

突然，车“咣当”一下刹闸了。车窗外闪过一盏盏的灯。车缓缓地进站了。扩音器里传出广播员有气无力的声音：

“现在东方红车站到了，本站停车八分钟，有下车的旅客请下车了……”

车停住了。车厢象睡醒了一觉，又嘈杂起来。小姑娘把头探出窗外，拉着妈妈的衣襟，叫着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是什么树呀？开着一树小红花！”

母亲醒了。她揉揉眼睛望望窗外，才发现天已经黑了，嘴里喃喃道：“这是到哪儿了？”

小姑娘指着站台上的树还在一个劲问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树呀？”

妈妈这才定睛看清站台上还有一棵树，在明晃晃的月光下，那一树红绒绒的小红花象飘在绿色树叶上一层绯红的云彩。她告诉孩子：“这是合欢树……”

合欢树？一直在闭眼打盹的欧阳民象奔跑中被击中的鹿，立刻睁开眼，抬起头。站台上那一树红绒绒的小红花被夜风吹得婆娑舞动，象跳着轻快、细碎的舞步，向他的眼帘里涌了过来。合欢花！是合欢花！又开花了，还是那么多，还是那么红……

“这树可有意思了。白天，它的叶子是张开的，一到晚

上，它的叶子就象含羞草一样闭上了。”妈妈指着树在说着。

是的！白天，它叶子张开，一到晚上，它就闭合了。那美妙动人的叶子，长长的，绿绿的，清新，诱人，月光下闪着幽光……

“妈妈，带我下去摘一片叶子，我看看它是怎么闭着的！”小姑娘好奇了，催促着妈妈。

“不行！马上就要开车了！”

“没关系的，停车八分钟呢！”

小姑娘磨着妈妈，妈妈没有动。

摘一片叶子！摘一片闭合的叶子！是的，当年，他就是象眼前的小姑娘一样摘下一片这样的叶子的！……

欧阳民站起身，拉着小姑娘的手，说：“走，我带你下去摘！”

小姑娘高高兴兴地跟着欧阳民跳下车，走到那棵合欢树下。欧阳民抱着她，小姑娘伸着小手摘了一片树叶，跑回车厢，依在妈妈的怀里，高兴地说：“妈妈，你看，叶子真是闭着的呢！”

欧阳民又从树上摘下一朵红红的小绒花，回到座位上递给小姑娘。小姑娘一手挥着叶，一手舞着花，在车厢里蹦了起来。小伙子也已经醒了过来，望望欧阳民和小姑娘，又望望花和叶，眨眨眼睛，感到莫名其妙。

列车又开动了。合欢树在倒退，消逝。车厢里顿时弥漫着一缕清幽幽的花香。呵，刚刚甩开了有关棋子的回忆，现在，合欢花又引起他新的回忆。看样子，今天，往事非要钻出来，折磨他不可了！他想抛开回忆，回忆却顽固地缠上了他，简直象蛇，象藤，象水草。